

章氏遺書

第十四册

章氏遺書卷第十八

文集三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朱先生別傳

先生諱筠字美叔一字竹君學者稱爲笥河先生先世出蕭山朱氏自曾祖始家大興後遂爲大興人父諱文炳官盤屋知縣嘗力請上官調濟濱河田稅民賴生全者萬家丈夫子四人先生爲叔與仲季束髮讀書皆爲塾師驚異先生堅忍有執自童子時母夫人偶召櫛工不至命伯姊爲諸弟薙短髮姊不善握刀諸弟莫不呼痛避去先生獨欣然就薙刀悞割膚血出先生色不少

動姊慰問之先生諱曰無也稍長出從通人長者游多聞前輩緒論是時京師通顯負物望者臨川李氏紱桐城方氏苞講論經術文章互相可否先生方幼學輒心識其得失聞古人氣節經濟發於學問文章則憫然自命以謂非是不足以文章傳然意廣不免疎也仲季先後登高第先生猶困諸生聲名益噪中朝達官司衡鑑者爭欲一識顏面先生不屑也故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方以列卿供奉內廷秉樞要館先生邸第朝議討論典章制度文正有所咨訪先生輒舉所學以對每見采用其意有不合固執以爭必伸所見然後已文正性嚴毅凡所論白雖同列不敢輕易往復先生獨執經

生之守無所唯阿文正亦虛衷納焉後官翰林文正已
厯首揆遇事執爭如故丁整屋公憂服除卽謝病不出
會 上問先生名不得已強起文正一見先生遽曰若
何謝病俄顧先生貌曰豐厚有加先生從容對曰倔强
猶昔旁觀咸爲愕然文正微頷之無所忤 上雅知先
生會大比考典試官先生名未上故事名未上者不得
引見 上問朱筠何爲無名大臣以試卷糊名對 上
命折卷一再閱遽命考無名者一體引見先生是年竟
爲福建試官自是考官不論去取皆引見由先生始俄
差提督安徽學政時己官翰林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
本又屢膺大省衡文駸駸且向用矣先生銳然以興起

斯文爲己任搜羅逸獻遺文揚清激濁表章風化一切
 破崖岸而爲之適 詔求遺書先生欣然謂得行其志
 且曰此爲非常盛典必當人用專長書明識職然後沿
 流溯本可得古人大體而窺天地之純因上書具言條
 例 優詔報可於是遂開四庫之館用人不次而功名
 之士莫不斐然若有楊劉讐校之思矣先生旋以望誤
 鐫級當補部主事 特詔授翰林編修四庫館行走先
 生方罷官欲遍遊東南山水投所至而休焉至是 上
 屢問名由是嚴程北上是時詞學小臣藉四庫晉階歷
 躋通顯者肩背相望先生又 上所素知咸謂先生且
 行其志同時用其說以干進者側目先生□□□□□

謂富貴人之所競人生幾何其得自恬於性命也悠游
館中爲旅進退暇則置酒高會縱談往古甚有名理或
過高不切於事然意則遠矣先生旣處清晏而不知者
以爲先生自放適有鳥止其庭七日乃去先生感之作
賦云乙未下秋有鳥大於賓雀元羽白章腹黃以赤首
尾並有文其羣以四來遊余庭止焉不去其夕巢於薜
荔鳴聲節節顧人不驚越七日乃行余念鳥之有文者
余類也庭有月季之花鳥則顧之曲直交飛若有以自
樂狸奴五六輩踉蹌伺之不能害似口知者若乃七日
來復自引而去庶幾哉其以天游者耶乃爲賦曰伊文
鳥之何來兮紆楹梧以逍遙爾一集於吾庭兮非吾力

之能招音節足以如賓兮睇章采之影影元翮闇其有
質兮綴素翎以玉瑤腹通理以協黃兮啟兩腋之渥丹
首凝翠以竊白兮尾翹翹而翩翩羗體備於五方兮昭
南北與東西豈靈物之有知兮若錫類以四環初延緣
於槐閣兮漸搶控乎椒舫竹之蕪而梧桐葦萋兮契蒼
松之偃彊月季華之爛熳兮縱橫飛兮俯仰聊優遊以
卒歲兮固意愜而情暢嗟斯鳥之靈警兮妬班狸之瞰
伺敖者必甘心兮飲啄安吾所止饒涎哇而不醜兮瞋
目裂而不恥吾無求若又何求兮敢飾智以自擬鸚鵡
言而莫行兮鸚鵡拙而不巧鸚鵡來而非土兮鸞鸞鳴
而將老鸞鸞嚶其善求兮鸚鵡視其獨早鸚鵡題以斯

邁兮鷦鷯翔以自保鳥審處之咸該兮投薜荔而起決
懲懷土之燕安兮七日去其飄瞥信天運以爲游兮援
止我而斯屑伊有文之必合兮永朝夕以締結嘻余昔
過富春兮七里灘之釣臺畫眉白以雪衣兮繞巖畔而
翹指小翠送我閩嶺兮陟黃海而雲開音樂鏘鏘入奏
兮臥龍松之一隈感神物之數遭兮信成茲余美服中
好修以揚文兮懼人指之趣速過余庭而遺音兮慎葆
光以韜郁勿淹留以倦戀兮示鬼神之倚伏顧儔侶以
拒拭兮喑我語以次第瞰照影以離陸兮互交光於火
齊相愛憐且信宿兮忌毛羽之太麗臨雲岐以影別兮
愴余心而出涕眷聖哲之垂訓兮在烏木與雉梁亦寓

言於莊生兮齊鵬溟而鷁枋茲鳥晰其召我兮不藉龜
筮其彌彰覈蹤蹟以紀應兮陳圖讖而不忘先生降官
久不調俄差提督福建學政一年替歸旋卒乾隆四十
六年辛丑夏也春秋五十有三弟子會稽章學誠銘誌
其墓推論所爲文辭以爲有宋歐陽以還未有如是其
才蓋有所折衷爲之品口先生清曠不涉世事然其所
執威不可惕利亦弗能動矣雅好學問文章收召後學
稱誘借譽不免已汰至於標榜聲名樹立門戶則避去
惟恐不速嘗謂學近乎名不可爲學文苟有意於傳卽
已不足傳矣蓋其自得如此先生登乾隆甲戌科進士
歷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學士協辦內閣批本事

務終翰林編修子二人錫卣諸生錫庚乾隆五十三年
舉人好學頗見大義善古文辭能得先生家範

章學誠曰先生下世今十年矣世之知先生者言人人
殊小子竊有以折中焉先生之言經綸用世遠矣而疎
未試於事也山水詩酒賓客文章情所托矣非其性也
堅忍有執弗爲勢力轉移得所性矣非其所自命也先
生蓋以無用爲用者也人棄我取獨爲於舉世所不爲
者將以矯世勵俗而惡夫汲汲於爲名者也雖時有所
過然聞其風者往往若消其鄙吝焉

邵與桐別傳

餘姚邵氏歿

胎選謹按先師諱晉涵字與桐號二雲乾隆乙酉科舉人辛卯科進士徵入四庫館

纂修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編修庚戌大考遷左中允
歷侍講久之轉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預修國
史萬壽盛典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由文淵
閣校理進直閣事咸安宮官學總裁國史館提調庚
子廣西正考官丁未口口教習庶吉士乾隆八年癸
亥卒嘉慶元年丙辰年五十四祖向榮康熙壬辰科進
士父佳銳增廣生傳文略而不名流多爲狀述碑誌余
載蓋別傳體也今補注備考
自度文筆未足抗也邵氏弟子大興朱錫庚屢書責余
爲文謂余有一二知深宜不可默余誼不敢辭然君卒
數年矣余屢就其家求其遺書墜緒庶幾徵予所知乃
竟不可得今日廢不能書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苟
終無一言不特負死友於九原亦且無以報錫庚之責
口授大略俾兒子貽選書之貽選固嘗受學於君者也
辭意未備或稍資補注焉昔史遷著書自命春秋經世

實本董氏天人性命之學淵源甚深班氏而下其意微

矣

貽選謹按司馬遷嘗受公羊春秋於董仲舒觀自敘答壺遂語意可見班固儒林傳於春秋傳授無司馬

遷名是固不知遷學所自出也而藝文志尚列太史公於春秋家仍劉向七錄之文耳劉向固受公羊春秋者也

南宋以來浙東儒哲講性命者多攻史學厯有師承

宋明兩朝紀載皆稿薈於浙東史館取爲衷據其間文

獻之徵所見所聞所傳聞者容有中原耆宿不克與聞

者矣邵氏先世多講學至君從祖廷采善古文辭著思

復堂文集發明姚江之學與勝國遺聞軼事經緯成一

家言蔚然大家惜終老諸生其書不顯於世事詳大興

朱先生筠所撰墓表

貽選謹按廷采號念魯先生思復堂文集之外尚有東南紀事西南

紀事姚江書院志略等書大抵講性命而又長史學者也君宿慧英敏自童子塾時

讀書無難易三數過卽終身不忘稍長益涉獵博聞強識見者驚猶鬼神乾隆三十年乙酉始舉於鄉期集京師都士爭求識面辛卯禮部會試第一 賜第罷歸會四庫館開特 詔徵君與厯城周永年休寧戴震等五人入館編校授職翰林天下榮之君自視泊如也君之於學無所不通然亦以是累志廣粹不易裁見大興朱先生則曰經訓之義荒久矣雅疏尤蕪陋不治以君之奧博宜與郭景純氏先後發明庶幾嘉惠後學君由是殫思十年乃得卒業今所傳爾雅正義是也然君才尤長於史自其家傳鄉習聞見迥異於人及入館閣肆窺中秘遂如海涵川匯不可津涯當辛卯之冬余與同客

於朱先生安徽使院時余方學古文辭於朱先生苦無
藉手君輒據前朝遺事俾先生與余各試爲傳記以質
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繫年月地理職官
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由是與余論史契
合隱微余著文史通義不無別識獨裁不知者或相譏
議君每見余書輒謂如探其胸中之所欲言閒有乍聞
錯愕俄轉爲驚喜者亦不一而足以余所知解視君之
學不啻如稊米之在太倉而君乃深契如是古人所稱
昌歎之嗜殆有天性不可解耶方四庫徵書遺籍秘冊
薈萃都下學士侈於聞見之富別爲風氣講求史學非
馬端臨氏之所爲整齊類比卽王伯厚氏之所爲考逸

搜遺是其研索之苦，襮績之勤，爲功良不可少。然觀止矣。至若前所謂決斷去取，各自成家，無取方圓求備，惟冀有當於春秋經世庶幾先王之志焉者，則河漢矣。余嘗語君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君撫膺歎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甚於元人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君遂慨然自任。按：先師嘗謂宋史自南渡以後，尤爲荒謬，以東都賴有王氏事略，故也。故先輯南都事略，欲使前後條貫粗具。然後別出心裁，更爲趙宋一代全書，其標題不稱宋史而稱宋志，亦見先師有微意焉。然南都尚未卒業，而宋志亦有草創，皆參差未定稿也。諸家狀志，但稱南都事略，當屬傳聞未審。貽選嘗親承其說於先師，其實如此。嘗據宋事與史策流傳大違異者，凡若干條，燕閒屢爲學。

者言之

貽選謹按家藏殘稿中或尚有可訪

識者知君筆削成書必有隨

刊疏鑿之功蔚爲藝林鉅觀詎知竟坐才高嗜博官程私課分功固多晚年日月益促又體羸善病人事蹉跎其閒遂致美志不就淹忽下世以數百年聞叢見集若將有待以大其成者一旦失散不可復聚不特君之不幸亦斯文之厄也已故總督湖廣尙書鎮洋畢公沅嘗以二十年功屬某客續宋元通鑑大率就徐氏本稍爲損益無大殊異公未愜心屬君更正君出緒餘爲之覆審其書卽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公大悅服手書報謝謂迴出諸家續鑑上也

貽選謹按先師爲畢公覆審續鑑其

義例詳家君代畢公論續通鑑書與畢氏所刻僅就徐氏增損之本迴異聞邵氏尙有殘稿恐未全耳

公

旋薨於軍其家所刻續鑑乃賓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
公薨後家旋籍沒不可訪矣嗟乎昊天生百才士不能
得一史才生十史才不能得一史識有才有識如此而
又不佑其成若有物忌者然豈不重可惜哉貽選謹按
先師所著
爾雅正義外尚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攷
皇朝大臣諡迹錄輶軒日錄在館修輯則有薛氏舊五
史代君居家孝友與人忠信度諸家傳誌所已詳者余不
贅也惟於予愛若弟兄前後二十餘年南北離合歷歷
可溯得志未嘗不相慰悅至風塵潦倒疾病患難亦强
半以君爲依附焉今君下世五年而余又衰病若此追
念春明舊游意氣互相激發何其盛也而今安在哉悲
夫